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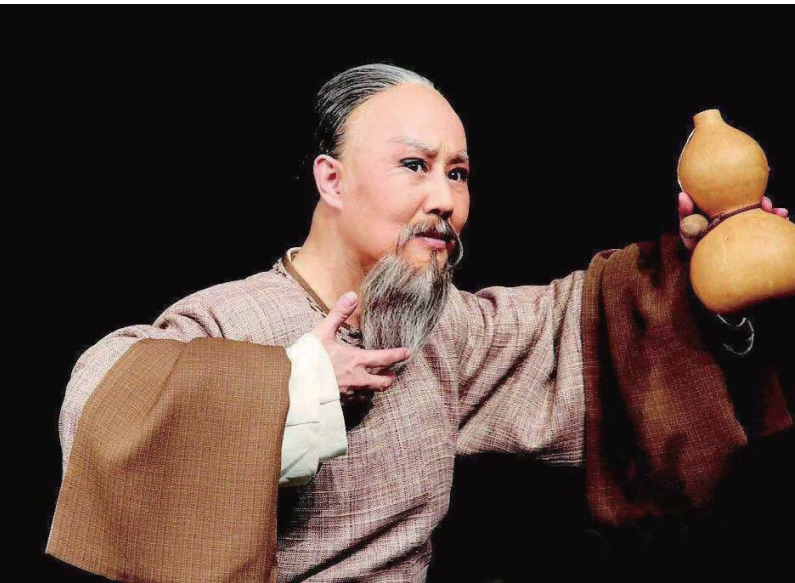
由晋剧《布衣于成龙》引发的几点思考

□吴思敬

上世纪50年代初,我还小,住在北京东西南大街,邻居是山西人开的一家国旗店,每当有晋剧团来北京演出,便请我们看戏,当时看的全是《打金枝》这类传统戏。而日前看到的由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打造的晋剧《布衣于成龙》,给我的感受是晋剧的变化太大了。这出戏是晋剧改革创新的一次成功实践,深刻的思想内涵与优美的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跌宕起伏的剧情,个性鲜明的人物,流利婉转的唱腔,雅致简洁的舞美设计,带给我一种审美的愉悦与心灵的震撼。

《布衣于成龙》的成功,是晋剧改革的一个杰出范例,但从当下的大文化环境来说,晋剧改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任重道远。戏曲是面向观众的艺术,观众是剧团的衣食父母。我是北京人,我的父亲讲过,老北京时代,掌柜的到年底给一年忙到头的伙计两张戏票,看一场名角的演出,这就被视为最大的奖励了。老北师大的学生中,拉出几个人,就能清唱一出京戏。那个时代,普通民众文化不高,他们对历史的认知,对忠孝节义等的看法,很多是从戏曲中得来的。不过,这样一个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以我这一代的学人而言,审美习惯有了变化,不再以戏曲作为艺术素养的主要来源,而是从中外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以及更广阔的文化领域中汲取养分了。至于下一代,我的孩子更是从小不爱看戏,作为北京人,京剧在我们家有一种断裂的趋势,更不用说其他的地方戏了。现在的孩子对电子游戏,对流行歌曲,对歌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等的关注远远超过戏曲。时代的变化,审美兴趣的转移,观众的大量流失,戏曲就面临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

很明显,太原市晋剧研究院精心打造《布衣于成龙》这样的杰作,正是在戏曲面临严峻形势下的一种抗争,同时也引发我们对晋剧艺术如何突破困境、走向辉煌做进一步



步的思考。

第一,高度重视明星对戏曲发展的引领作用,着力培养与打造新时代的明星。戏曲在过去是明星制的,剧团的票房主要是靠名角。记得我上大学时,父亲每月给我5元钱零用钱,我舍得花一块八,看一场马连良、裘盛戎、张君秋演出的《锄美案》,那是对名角的崇拜。现在还有在校学生几百元、上千元买票去长安大戏院听戏的吗?很少。长期以来,文化界戏曲界不断批判名利思想,压制了明星的成长。《布衣于成龙》的成功经验之一,便是推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明星——谢涛。当然,谢涛早在《布衣于成龙》之前,就已在《傅山进京》等戏中脱颖而出,但《布衣于成龙》的剧本、唱腔设计等无疑是为谢涛量身打造的。而谢涛也在这出戏中充分展示了她的艺术才华与修养。她对剧中人物的准确把握,她的感情体验,她的时而低徊婉转时而激昂高亢的唱腔,她的洒脱的动作、俊美的扮相都是一流的,这样优秀的演员跟以前的明星相比,毫不逊色。梁启超曾说,“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矣。余平生最

恶闻此言”《饮冰室诗话》)。我们尊重古人,但必须还要有一种超越古人的信念。戏曲前辈是我们的偶像,但我们还是要打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像谢涛这样优秀的演员,完全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当然如何打造谢涛,不只是谢涛个人的问题,关键是领导。目前,谢涛已有30多年的从艺经验,但仅仅有六出比较杰出的戏能够留下来,这远远不够。在我看来,谢涛一年至少要有一出新戏,太原艺术研究院的领导应该给她创造条件,请郑怀兴等这样高水平的专家给她编戏,只有在大量的艺术实践中,才会有杰出演员的诞生。现在戏曲界剧目贫乏,流派的继承者必须有自己的新戏,有出息的演员就该让他独挡一面,成为这个剧团的明星、剧种的明星、全国戏曲界的明星。戏曲界没有一代新明星的出现,想振兴戏曲谈何容易!

第二,戏曲的改革面向谁?晋剧是地方戏,首先面向山西的大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戏曲如何在立足于自己方言的基础上同时进行改革,让它为更多的观众接受,这也是未来改革的方向。黄梅戏本是安徽

的地方剧种,但是这些年来已走向全国,为不同地方的观众所喜爱,除去有严凤英这样的艺术大师,有《天仙配》《女驸马》这样的经典剧目外,更重要是黄梅戏的唱腔通俗易懂,流传广泛。山西尽管离北京不远,但晋剧却不如黄梅戏在北京的流行,这确实值得思考。晋剧是建筑在山西方言基础上的,如何保持晋剧的特色,但又能让它被更多的人接受,这是晋剧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现在方言区的情况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只会讲方言的老年人一天天老去,当下社会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早就能熟练地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他们对戏曲的道白及唱腔的欣赏习惯也会有新的变化。当然,有时改革的步子太大了,老戏迷却不喜欢了,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一方面,剧团要有一批保留的经典剧目,按照传统的路子去演,既保留传统的原汁原味,又能满足老戏迷的需要,还可以成为戏曲的活化石,为未来研究者做参考。另一方面,坚定地走改革的路子,通过创编新戏,对晋剧的道白、唱腔、表演程式等加以改革,让它既有山西味,又让操普通话的观众能听懂,能接受,这对晋剧未来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当然也不能操之过急,一步步地推进,移步换形,朝着普及的路子走,让更多的人接受,这样才能维系晋剧的生命,并有了新的发现。

第三,是青少年观众的培养问题。这实际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艺术教育,一个剧院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但是,剧院要有这个意识,要从戏曲教育入手,使戏曲的唱词、声调、程式等进入基础教育领域。此外,用戏曲的音韵、节奏写成戏歌,进入音乐会,让孩子们通过戏歌熟悉戏曲的音调与韵味;把精彩的唱段纳入地方音乐教材;为青少年观众开辟专场戏曲演出,举办戏曲知识讲座等,均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当然,这一切不是偶一为之,而是贵在坚持。

一起来,让戏剧发生在凉山——首届“大凉山国际艺术节”启动侧记

□本报记者 路斐斐

2018年11月,一个念头从李亭脑海中冒了出来,在与凉山文旅集团聊“歌剧扶贫”之事时,久未找到创作冲动的她,突然想到了做一个“戏剧节”的念头。这些年,从四川人艺院长任上退下来的李亭,也一直在帮大凉山地区做歌剧和音乐剧,这块充满古老艺术灵性的土地总是让她着迷,她走过这里的很多山区,尽管有着独具魅力的生态资源和民族文化,在离现代化的西昌市区并不远的大凉山,这里仍是全国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文化扶贫如果只靠一个剧目是不能达到的,那就让文化扎根下来,做一个戏剧节,把文化留下来。”想法诞生的第二天,李亭匆匆赶回了北京,把电话直接打给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她说,濮哥,我们必须见一面了。

一个月后,带领中国剧协的艺术家团队前往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慰问演出的濮存昕,被李亭留在了当地,两天里她带他看了那里的剧场、还有琼海的风光。大凉山的美有让人震惊的力量,但李亭认为,最终打动濮存昕的,是她的那句,“就在方圆几十里外的大山里,我们要让极贫地区的人也能看到世界一流的文化。”于是,在这个共同信念的感召下,“大凉山国际戏剧节”很快从一个突然迸发的念头,变成了一面一呼百应的旗帜,“这面大旗”下迅速聚集了阿来、黄豆豆、黄定山、吉狄马加、Jean Lambert—Wild(法国)、李伯男、廖昌永、Kevin MacDonald(英国)、Michael Leibenluft(美国)、Noam Semel(以色列)、Roberto Ciulli(德国)、孙振策(韩国)、谭维维、王晓鹰、仲呈祥、周春芽、中岛凉人(日本)、赵淼等20多位中外艺术家,他们中既有著名的戏剧编剧、导演和文艺评论家,也有外国知名戏剧节的创始人,还有戏剧圈外极具影响力的作家、画家、歌手等等,他们为着同一个目标不同寻常地聚集在了一起,也更加显示了戏剧作为一门跨文化的综合艺术所具有的无远弗届的非凡魅力。

四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今年3月27日,一个属于大凉山、属于中国西部、属于一个将被火把点燃、照耀的全新的冬季国际戏剧节,在北京启动了。

一起来,让戏剧发生在凉山

“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的缘起是,大凉山特别需要这样的一种展现与期望,而这又给我们以自信,

我们会吸引所有人到那儿去,我们特别期望所有人到那里去。”作为戏剧节发起人团队的“第一发起人”,濮存昕充满自信地对记者说。每年,找他牵头或邀约的戏剧节艺术节不计其数,而“大凉山国际戏剧节”在他眼中有着许多特别之处,“彝族人有自己的语言就非常了不起,语言和文字又形成了文学,文学与诗、与歌、与舞、与美术融合又形成了戏剧,所以这里有文化,有山歌,有图腾,有对火的崇拜,还有那么美的琼海,观众与剧团往来琼海之上,这里将会产生一个与乌镇戏剧节以及其他沿海戏剧节都不同的,有着自己全新模式的、发生在美丽的山水间的新的国际戏剧节。”

“让戏剧发生在凉山”,既是一个美好的期望,也是大凉山国际戏剧节“发起人宣言”的题目。在青年戏剧导演赵淼看来,这也是特别打动他的一个地方。“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有着艺术追求和宗旨的,有宣言的艺术节,就像1947年爱丁堡戏剧节诞生的时候,让·维拉尔就曾经在巴黎发出了戏剧宣言,说我们要向南方去,为了音乐不被覆灭;还有战后的柏林戏剧节,用艺术打开了与世界的对话,艺术家们有着对艺术的追求,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大凉山国际戏剧节能够成为人们表达的一个新的舞台,成为一个自由开放的,多元和包容的戏剧节。”

一起来,完成一段有意义的生命仪式

“多少年,无论我们怎么经历着生命的欢乐和悲伤,仍然执拗地向往回归戏剧本真。”在戏剧节启动仪式现场,濮存昕代表发起人团队深情朗读了发起人宣言。在李亭看来,戏剧艺术其实就是一个精神上的仪式,里面有编剧有导演有演员,其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特别独特的元素就是观众。演员在剧场通过表演和观众有着面对面的情感交流与灵魂融合,来共同完成每一个剧目、每一次演出,观众是其中最关键的所在,所以,对这个全新的戏剧节,发起人心中也有一个定位与共识,那就是:“来凉山吧,我们一起来完成一段有意义的生命仪式。”

“让观众在观赏戏剧的同时感受当地质朴、美丽的自然风光,或者反过来在观赏当地人文景观、自然风光的同时来欣赏戏剧质朴的美。这是我们希望在这个戏剧节达到的效果。”导演王晓鹰介绍说。与惯常的殿堂式剧院的戏剧呈现不同,大凉山

国际戏剧节特设的“山”“湖”“城”三类活动单元多以室外空间为主,“山”单元以位于火把广场为轴心的金鹰大剧院、国际会议中心等大型剧场和室外空间为主,上演探讨当下世界的人类生存与关系,在思想层面具有深刻启发性的戏剧;“湖”单元以中、小型剧场或室外空间及黑匣子剧场为主,突出创意和融合的精神,强调跨文化的思索;“城”单元则位于古戏台、蒋特宅等颇具特色风貌和历史故事的多元空间,可举办少数民族非遗戏剧保护、艺术及教育论坛、展览、沙龙、装置艺术、青年戏剧孵化等文化交流活动,推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播和交流。

一起来,用时间写下期待与希望

不设官方评选和颁奖是大凉山国际戏剧节的一个宗旨,目的即是为了给那些还不太完满的舞台作品以成长与期待的空间,并表达对每一个艺术家自由探索的尊重。与很多青年艺术家一样,赵淼最期待的是,戏剧节可以实现更多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期望中国戏剧人可以拿出能与世界对话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戏剧,期望无论是优秀的传统戏剧还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当代戏剧,都可以踊跃地展现在这个舞台上,形成一个新的戏剧交流交融的中心,让全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观众都可以看到戏剧过去的样子、现在的样子并展望其未来的样子,并坚持下去,20年、30年、50年乃至更久,形成一个具有强健生命力的新的艺术品牌。

“在我这个年龄,我会沉下来思考一些问题,寻找一下我们戏剧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说展望未来,我们应该有信心回归到我们戏剧的初心,去做一些更有创意创新的剧目。”作为戏剧节的执行剧目总监,李亭接下来将投入到繁忙的剧目选择工作中去,“我们不想预先设定太多的条条框框,选择的标准就是看作品有没有理念或者其他方面的创新,看它能不能带给我们新的启发。”李亭也希望,有一天“大凉山国际戏剧节”这个舞台可以变成一个摇篮,我们不光可以把优秀的戏剧请进来,也能把一些优秀的剧目交换出去,送出国门,这不光是期望也是一份现实的责任,因为,“一个戏剧节能否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最重要的还是戏剧的品质,而这个品质是全方位的,是需要我们戏剧人慢慢实践与悠长的凝望的”。

新作点评

近年来,以家庭邻里纠纷、遗产继承、赡养老人等为主要看点的电视调解类节目呈现增长态势。这类节目如同一面镜子,不仅折射出社会的人情冷暖、百态千姿,更从价值、伦理、道德等不同层面展现着人性的复杂与真实。其实现实生活远比电视里的故事和画面更加残酷、激烈,只是它在等待着富有智慧的创作者去探索与发现。由青岛演艺集团出品、青岛市话剧院演出的话剧《家有遗产》就是这样一部直面生活,并从残酷中开掘深度,从矛盾中探寻本质,进而观照人性、呵护心灵的现实题材作品。

《家有遗产》讲述了郑书轩、马良躬两家三代人的故事,围绕郑书轩“遗产”和“马良躬”存款”的去向这一主要情节线索,全剧展开了三条副线:一条是郑书轩、马良躬等老一代工程师、工人为国家的建设奉献一生,退休后还要尽其所有力量,希望通过发明专利解决子女生活困难的线索;由此引发了郑家内部兄妹、嫂姐之间关于亲情、责任、信任、道德的博弈,以及马家父子之间围绕结婚买房的矛盾纠纷这一条极具冲突性的线索;而贯穿上述两条之中的是以郑小帆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选择,他们对自己、对家庭、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寓意着精神的传承和价值的回归。一条主线引出了三种面向生活、面向人性的命题,犹如一幅当代社会的世俗百态图。

全剧从“遗产”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出发,通过家庭关系的拆解与复合,展现了在房产、遗产成为老百姓关注热点的今天,物质在人们心中掀起的狂澜,揭示了遗产争夺背后欲望的洪流以及人性的真实。这个视角无疑是富有话题效应和当下观照的。然而,该剧的创作者并没有停留在问题的原生态呈现上,而是通过展示不同人物价值观的选择和人性的变异,深入当代人内心世界深处,探寻欲望背后精神危机的根源与缓解之道。于是,我们在剧中看到:何志宏、郑美黎因金钱而遮蔽了人性之真,迷失在了对物质的狂热追逐中,以致亲情冷漠、婚姻破裂;李小红妈妈衡量女婿的标准就是物质和权力,社会身份第一、金钱观念至上导致她价值观的严重错位;因为郑书轩的突然去世,郑家人的亲情、孝道一夜之间坍塌,传统伦理和家庭观念在欲望面前遭遇了传承的危机。可以说,金钱和物质是造成剧中人情感冲突、人性突变、精神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戏剧性的是,该剧最后所有问题的解决又回到了金钱、物质上。何志宏开场时的“亲不亲钱上见”,最后因为还债的风波再次出现。两家人因为钱生乱,最终又因钱生和。是什么原因让大家在金钱上又和解了?传统价值观的回归或许可以成为抚平当代人精神、情感创伤的一剂良药。剧中,就在马大海面对李小红妈妈步步紧逼,准备放弃承担债务的时候,郑小帆率先在偿还承诺书上签下名字,并表示愿意成为爷爷和姥爷的债务承担人。这也预示了年轻一代试图摆脱欲望羁绊、追求新生活的一种努力。正是在郑小帆的感召下,全家人渐渐走出了情感的阴霾,重新以家庭的名义团结在了一起。签字的小情节体现着该剧大立意和大方向,只要全家人相互团结,彼此信任,勇担责任,任何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剧终,“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匾额再次挂起,此时我们感受到的就不止是家风的归来,更感受到维系国人精神和价值观念的传统的归来,而这才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所必须的文化根基。

强烈的人物冲突和戏剧矛盾是该剧的一大特色。剧中主要的冲突和矛盾因遗产而生,并随着遗产的去向、得失而起承、转合。遗产成为全剧人物动作的行动核心,但是该剧的高明之处在于,借助不同剧中人的命运和选择,一方面展现了遗产在当代社会、家庭中的有形价值,比如存款的多少、房子的归属等,另一方面提炼出了遗产背后的无形价值和精神意蕴,也恰恰是后者,从立意上再次提升了该剧的艺术水准,彰显了创作者的人文关怀。郑书轩为入刚正不阿、两袖清风,马良躬生活简朴、做事认真踏实,他们不仅是两个家庭的家长,更是两个家庭的精神高地。他们的性格和气质形成两个家庭善良、忠厚、本分的“家风”,这是一个家庭的精神传承,这种精神在郑家浩身上传递着,也流进了郑小帆这一代人的血液里。同样在郑书轩、马良躬这一代人的身上,还有一种无形的财富,那就是“一万小时理论”,是用七八年的时间研究螺母的工匠精神,是“要想大展宏图,先踏实下来,练好业务”的职业精神,这些作为一个国家民族蓬勃生机、不断进步的“国风”,也需要后代人的精神传承,它们也是剧中遗产的社会和时代蕴涵。从家到国,从老一辈的账本到新一代的担当,一份埋藏着生活矛盾的遗产变成了考验人心的试金石,寄寓其中的精神蕴涵值得每一位走进剧场的人进行权衡与选择。

《家有遗产》的舞台呈现扎实、完整,场景调度流畅、自然,不同空间之间的组合切换、叙事场面的营造以及对人物情感细节把握,都在导演的精心布局和演员的真情投入下,与全剧的情节演进有效地融合在了一起。舞台上讲述的是当下都市的故事,但它又是一部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作品。齐东路站牌、风格别具的老式建筑、女婿送鲈鱼的桥段、轮船的鸣笛声、人物生活中的口头禅等丰富的青岛地域文化元素的运用,让这部作品变成了属于这座城市的“青岛故事”,透露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气质与性格。

“亲情和责任也不是拿对错来衡量的。”剧终,郑家浩没有责备马大海的选择,但他却把这个难题抛给了观众。尽管全剧以大团圆的方式回归了生活的温情,增添了人性的温暖,可是当生活中真正需要面对剧中人的选择时,谁又能保证自己不要妥协、不游移、不退缩?这是该剧带给我们无尽的回味,也是这部现实题材作品的深度所在。



专家研讨话剧《小镇琴声》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与浙江省德清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出品的话剧《小镇琴声》日前在京召开专家研讨会。编剧李宝群表示,该剧取材于上世纪80年代浙江德清一群农民白天起家造钢琴,终建成闻名遐迩的钢琴小镇的真实故事。创作历时三年打磨,六易其稿,传递了当代中国农民对人生梦想、美好生活以及生命价值的动人追求。

与会专家表示,该剧的剧本创作比较扎实,有时代感,有乡土气息,在导演构思、细节处理、情感表达以及戏剧的语言效果方面也有独特之处,表现可圈可点。创作者在选

择和处理现实题材、弘扬主旋律时,既体现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回归,又避免了生硬的说教和宣传,是一部闪烁着理想主义光芒、洋溢温暖与积极气息的原创剧目。同时,与会专家也对剧本的厚重和二度创作轻喜剧风格之间的协调、戏剧人物设置、演员人物形象塑造、舞美呈现等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和修改的宝贵意见。据悉,该剧已于1月27日至31日在国话剧场完成了首轮演出,并将作为第五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遴选出的23部优秀原创话剧作品之一参加展演,共同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路斐斐)